

牯岭街：为了一缕书香

张逊文/图

台湾传真

“现在哪还有人看书啊。”高老板坐在“高老板的店”门前吃便当。

12月的台北，寒流来袭，冷风习习。中正区的牯岭街却聚集了比往日更多的人气。一年一度的“牯岭街书市2000”封街开卖，90多个摊位沿街而立，卖图书、文具、玩具和手工饰品，还有保健咨询、治安宣导以及意见征求等公益服务。

书乡风光不再 旧书店犹如点缀

很多人知道牯岭街，是因为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执导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现实中的牯岭街，则以旧书店和小剧场闻名。据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牯岭街全盛时期，有上百家店，除了卖旧书还有字画、唱片。“那时候，大家穷，小孩子来买旧课本、课外书。”高先生说，大人小孩都来牯岭街买书。

后来因为市政规划，旧书店很多被迁往光华市场，牯岭街从此一蹶不振。等到电子产品风行、网络售书越来越夯，牯岭街就更加没落。几年前，就只剩下三四家苦撑门面。到今年“书香市集”第一天，就只看到两家旧书店开门迎客了。

“牯岭街书市”的口号是“重温旧书乡牯岭街风华再现”，但这很难做到。“高老板的店”，店面已经隔成不足两米宽的窄窄长条，两壁是高架天棚的书架，中间过道两人便转不开身。另一个稍微宽敞的隔间已贴出招租告示。高先生说，他10年前从父亲手里接下店面，平时有自己的工作，只有逢周末才会开张。之所以还撑着，也不全是为了承钵，“自己也有兴趣，读读书，和买书的人聊聊天。”

“松林书局”则是最老的一家店，随便在网上搜搜，都可以找到关于这家店的文章。83岁的老板蔡镜辉，也是第二代。他的父亲蔡木林1945年创办书店。门楣上，蔡木林手写的“松林书局”招牌仍在，成捆的旧书塞满了门面。远看十分凌乱，但老店毕竟是老店，走近细看，乱中有序，图书成整套地被捆扎在一起。市集时毕竟客人要多一些，蔡镜辉就在门口吃着简单的午饭，一头白发的蔡太太则坐在书摊前招呼客人。

办了十几年市集 希望重振老街

和很多台湾里长一样，已过60的郑珍珍直率、热情。她一边和邻居打着招呼，一边忙进忙出。1998年她当选龙福里里长。她说，2000年，他们决定创办牯岭街书市“也不晓得效果会怎样，就那么莽撞地想出社区特色”。结果没想到，第一届书市格外受到好评，“人潮挤到爆，太感动了！原本只办一天，到第二届就延长到两天。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几届了，成为中正区重大的艺文活动之一。”

龙福里希望重振牯岭街往日荣华，辛辛苦苦经营着书市。郑珍珍说，他们不但邀请一些出版社到市集销售积压书籍，还去拜托当年那些搬走的旧书店回来摆摊，最初“像请祖先一样求他们回来”。每年的书市，还花心思设计主题，尽可能出新意。

今年因为台湾爆发“黑心油”风波，书市主题就定位“食安、健康”，邀请商家售卖有健康理念的商品，比如手工皂、首乌茶等。为了吸引人气，龙福里办公室前的空地上，还搭建了小舞台，邀请中山女高等学校社团定时演出。

重振老街也是当地人共同的心愿，当地也相当配合市集。中正区是邮政博物馆所在地，牯岭街上有10多家邮局，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店。书市

上，邮局社展售邮票、邮票，邮政博物馆则推出一项有趣的活动“时光信”——邀请游客写信给一年后的自己，邮政博物馆会帮忙一年后投递邮筒。郑珍珍介绍，这项活动“人气非常旺”，之前已经办过两届。“去年一拉开邮筒，里面好几百封。”今年也很受欢迎，虽然天气冷，很多人都忍不住驻足，坐下来写信。还没上学的小朋友就信手涂鸦，画一幅画给未来的自己。一个男孩子更好奇地拉开邮筒，想看看信是怎么进入“时光隧道”。

不管书街兴衰 爱书情怀总在

要说书市集聚了多少人气，那是夸张。没有摩肩接踵，甚至称不上川流不息，只是有些画面散发温情，让人回想起人人爱书的昔日时光。

93岁的退役海军将领在女儿陪伴下，来到“书香市集”。在“高老板的店”里，老先生看中了一套两册的《王安石文集》。他高声询价，高老板伸出手说：“600元。”老先生嫌贵，摇摇头。他女儿在后面和高老板说：“你告诉他60元，我给你钱。”最后，老先生“便宜”地买到了心爱的书，高兴地走了。

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问高老板：“可有商代铭刻的书？”虽然没有找到目标，老夫妇低声讨论半晌，还是忍不住出手买了一本厚厚的旧书——林语堂著的《当代汉英词典》。年近90的易老先生独自来逛“书香市集”，他最近在写一本关于宋代状元的书，想到牯岭街找些资料。虽然没找到想要的东西，他也没有空手，提着淘到的两三本旧书离开。

更多的来客是年轻父母带着小朋友。要么亲手用软陶做一只小蛋糕；要么挥动木锤，砸制小皮饰；要么选一本他们喜爱的童书，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父母也忙里偷闲，看一两眼旧书摊上的书。

在牯岭街小剧场附近，南海艺廊的几位工作人员受托征集民众对于当地都市更新的意见。他们请市民在地图上写下自己对文化设施选址的愿望，人们大多选择了自家附近。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的愿望是这样的：希望有“市图阅览室”、希望有“学生书局”、希望有“市图分馆”……也可能这答案不具有代表性，喜欢到牯岭街逛书市的多半都是爱书人吧。即使书乡的昔日风采再难重现，爱书的情怀总留在很多人的心间。

抓拍澳门 骑车过海关

珠海、澳门两地联系日益紧密，拱北-关闸口岸开关时间提前至早上6时，闭关时间延后至凌晨1时；横琴-莲花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图为拱北-关闸口岸，携自行车通关的旅客。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油漆染豆干

小夏

由台湾德昌食品销往香港的“黑胡椒豆干”，被香港食安部门检出食品禁用的化工添加剂“二甲基黄”，二甲基黄是有致癌风险的工业用染料，用于油漆生产等。继假油、假羊肉等食安事件后，新年前夕，染毒豆干又令台湾食品雪上加霜。

豆干是台湾特产小吃，也是旅游部门大力推介的“伴手礼”。据台湾媒体报道，现已查出豆干中的二甲基黄来自“豆制品消泡剂”和“豆制品乳化剂”等2种食品添加剂，染毒添加剂现在被40多家食品厂商采用，波及不少老字号，已经发现问题豆干几十种。豆皮、豆花等产品是否染毒还在追查中。

台湾社会指责管理部门“甲物品出问题就查甲，乙物品出问题再查乙”，这种消极做法不能为食品安全把关，像二甲基黄，检验方法并不困难，但却从来没有验过。管理部门称，因为二甲基黄根本不是食品添加剂，所以不在常规检验之列。只能提醒消费者如果豆干过黄，超出豆类应有的颜色就应警惕。

抓拍澳门

骑车过海关

珠海、澳门两地联系日益紧密，拱北-关闸口岸开关时间提前至早上6时，闭关时间延后至凌晨1时；横琴-莲花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图为拱北-关闸口岸，携自行车通关的旅客。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一年前，澳门地盘工人（建筑工人）郭永忠如愿带着妻子孙红英和一对儿女搬进了石排湾社屋——乐群楼里的一套两房一厅公寓。“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房租涨价了，再也不用急着找房子搬家了。”郭永忠说。郭永忠一家原来一直在澳门半岛租房，每月租金要几千元（澳门元，下同），房东加租就要搬家。现在他们每月只要交351元的租金，

而今年所有社屋都免租。“真的很开心！”

澳门公共房屋由社会房屋和经济房屋两部分组成，类似大陆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其中，“社屋”以低廉租金形式向低收入、困难家庭提供，而“经屋”以置业的形式向收入不足以买私人楼宇者提供。位于路环的石排湾公屋群是澳门最大的公共房屋建设项目，由乐群楼社会房屋和安顺大厦、居雅大厦及业兴大厦三个经济房屋项目组成，共提供9015个公屋单位。其中，仅乐群楼就提供4672个社屋单位。

澳门特区政府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30日，已有包括郭永忠一家在内的3481个社屋轮候家庭办理上楼手续并领取公寓钥匙。

郭永忠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当地地盘工人已经十几年。目前，他每月1.2万元的薪水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虽然澳门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但是正在读小学二年和三年级的两个孩子的教育仍然是家里的最大开销。“每月他们上补习班要花4000块，占了家里收入的1/3。”“我文化水平低，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辅导不了孩子。”他解释说。

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澳门有60余万常住人口，其拥挤度是香港的2.5倍，拥挤水平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近年来，尽管特区政府极力推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严厉措施，但澳门房价仍在高位徘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住宅单位每平方米实用面积平均价格已超过10万元。

有鉴于此，澳门特区政府制定了“居有其所，安居乐业”的公屋政策目标，提出了优先

照顾弱势及核心家团的“社屋为主、经屋为辅”的公共房屋发展方针。至2013年底，澳门已建成公屋数量达4.5573万个，其中社屋1.281万个，经屋3.2763万个。

在郭永忠的妻子孙红英看来，能搬进现在住的公寓是“这几年最大的事”。除了周围环境好，令孙红英更为欣喜的是这里融洽的邻里关系。“在这里我们和周围的邻居都认识，小孩子周末也会互相串门。”让孙红英觉得有些不便的，就是小孩子去本岛上学比较远，公交巴士车次还比较少，买菜也不太方便。目前，这片2012年底才基本建成的新住宅区配套设施还没有全部到位。

房屋局公共房屋监管处处长伍禄梅表示，随着石排湾公共房屋群的住户陆续迁入，政府各相关部门一直致力于使区内的社会服务及商业配套分阶段投入服务，让居民能获得及时、完善的服务。

据介绍，现在区内已投入使用的社会服务包括长者日间中心、托儿所、残疾人辅助宿舍、临时卫生站、邮政服务等，乐群楼和业兴大厦经济房屋内的五间食肆、五金店、面包店、银行、西医诊所、便利店等共12间商铺也已开业。

郭永忠说，在澳门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每月也可以领到一万多元。虽然为这里的福利制度感到自豪，但他表示“既然我自己还可以工作，就不会跟政府拿”。

如今，郭永忠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祖国和我们都好，老婆小孩身体健康。”

（据新华社澳门电）



持续两个半月的“占中”终于结束。香港学界传出反思的声音：为什么教育界成了“占中”的主力？为什么发起人是大学副教授，主力是激进学生组织？香港学界提醒此时应该反省如何面对“占中”后的问题——

“占中”以青年人为主力，因此社会必须正视教育下一代，想办法令下一代变得更好，否则香港将来可能出现极端分子甚至“死士”。——城市智库召集人洪锦铨

香港要解决“占中”遗留下的社会问题，一定要从教育着手，但预计会面对不少阻力。“占中”打着争取民主的旗号，然而只求一己政治目的而漠视社会上其他声音，甚至罔顾法治，以激进行为企图胁迫政府屈服，这是否真民主？香港有“示威之都”之称，示威活动十分普遍，但必须和平、理性、守法，无论自以为的理念有多崇高，其目标与手段要一致，不能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就可以获得原谅。——香港教师会副会长高家裕

无论反对派或学生都不大理解民主的意义，因此学生们一定要在“后占领”时代学习如何与异见者相处，停止散播仇恨，为斗争而斗争……参与“占中”的青年人要求所谓“真普选”，某种程度上是源于对“一国两制”以至《基本法》的误解。不少香港人不了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知道人大常委会的角色与功能，甚至不清楚《基本法》，教育界在这方面多做工夫。——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胡少伟

学界更要反思现今教育制度的不足，但参与“占中”的学生是否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香港的未来建设始终要靠年轻一代，希望学生在“占中”完结后认真回顾过去两个多月不同报章媒体的报道，理清思路并整理出完整事实，思考在整个过程中是否有不恰当行为。年轻人一时冲动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之后须反思，占领、冲击、绝食等种种激烈行为客观上是令事态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是一定要好好考虑的。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

住「廉租房」的澳门人

郭丽琨 黄歆



100多名学生彩绘石排湾社屋周边的外墙。龙生海摄